

在古典詩中找尋前人的印跡

——為《全台詩》出版而寫

文／施懿琳

大海環繞著福爾摩沙。你聽到浪濤、海嘯、舟子的喚渡聲……這是「海洋的聲音」。再將鏡頭推進島內，你聽到車聲、人聲、鳥叫蟲鳴……這是「大地的聲音」。你是否願意更細膩地去傾聽另一種「無聲之聲」？以更低俯的身姿，去諦聽隱覆在歷史扉頁底下，擠壓在青蒼鉛字裡頭，不同世代的文人士子為他們的時代發出的深沉吶喊？為他們的環境抒吐出的幽微嘆息？

■傾聽歷史扉頁底層的吶喊

歷史的長河，緩緩地推移……數百年來，那些不同時段渡海來台，前前後後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漢文書寫者」，將眼所見、耳所聞，將生命中種種印痕，將內在曾經有過的澎湃心潮、愁鬱幽思，一一化為斑斕燦亮的文字。其中有少數較為幸運者，他們的作品或許有機會被載在方志、收入詩話；或許有機會在賢肖子孫的積極策劃下，將著作編纂付梓。然而，更大多數文人的作品，卻可能毀於戰火、毀於天災、毀於苛政、甚或毀於人類的愚昧無知……時間流逝了，人們死去了，在造物主嚴酷篩選下，當今我們所能看到的台灣先人的「古典文學遺產」，實在是少之又

少！

能不能試著在瓦礫堆中尋寶？能不能試著從湮埋的塵土裡清理出散落的印跡？能不能細細綴補殘缺的歷史容顏？能不能為文字的書寫者模塑形象？能不能讓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民眾，藉由數百年前古典詩的再現，與前人在雪白的扉頁中相遇？

■迢遙千山路——說《全台詩》的纂輯

於是，我們選擇了最足以透現傳統文人心聲的「古典詩」作為目標。我們有了《全台詩》十年編纂計畫的提出；我們有了不怕辛苦的工作團隊的組成——東海大學的吳福助、師範大學的許俊雅、中正大學的江寶釵、台中商業技術學院的廖振富、逢甲大學的余美玲、政治大學的黃美娥、東華大學的黃憲作、對文學史料有深入研究的黃哲永、楊永智；還有，成功大學的我，以及多位任勞任怨的助理群。

西元二〇〇〇年，在「國家台灣文學館」尚屬於「文資中心籌備處」的階段，「全台詩」這艘遠洋巨輪，便在籌備處主任林金梅、秘書黃武忠的支持下，開始揚帆啟程了。「為台灣古典文學略盡棉薄之力」，是每個成員最大的心願。即使此去

路途迢遙、多風多雨，我們還是願意咬緊牙根，努力地撐持下去！這是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推展工作的首航！不跨出這一步，台灣文學的版圖始終是殘缺的；不跨出這一步，台灣民眾熟悉的永遠是近百年的台灣「新文學圖像」。至於，時間更長遠、所累積的文學資產更豐富的「台灣古典文學」，民眾的認知卻可能相當模糊，甚至是一片空白，這實在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你可曾想過：二、三百年前曾有哪些人活躍在台灣這個島嶼上？他們如何觀察生活的環境？他們思考過哪些問題？關懷過什麼樣的對象？曾經有哪些歷史事件發生了？他們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基於什麼樣的理念，透過文學作品如何將之記錄下來？他們曾經有過喧騰的對話嗎？曾經有過歡悅的酬答嗎？假如有痛苦憂傷，那是因何而生的？假如有歡欣喜悅，那又是緣何而來？這套大部頭的《全臺詩》的編成，將會以豐饒的內容，逐一回答你的疑惑。

《全臺詩》收錄的範圍，從明鄭時期（1661～1683）起，經清領時期（1683～1895）一直到日治時期（1895～1945），涵括了二、三百年間所有台灣本土文人所寫，以及曾經來過台灣的文人（如清領時期寓台人士、日治時期來台漢詩人）在台灣所寫的古典詩。我們蒐集的來

源相當多：它可能來自詩人的別集、可能來自時人或後人編纂的詩人合集或選集；它可能是詩人從未發表過的手稿、可能是刊登在各種知名或不甚知名的報章雜誌上的作品；它可能陳列在國內某家圖書館、某個私人基金會、某位藏書家或詩人後裔手中；它也可能在中國、在日本、在美國、甚至更遙遠的地方……假如直接望向我們的總目標——這麼多的文人群、這麼多散落在這裡、那裡的詩作，要從何蒐羅起？要怎樣精選善本，並進行版本校勘？要如何在「以人繫詩」的原則下，網羅補綴每一位詩人的所有作品？要如何為某些面目模糊的創作者塑像？……思來想去，真讓人有著迢遙千山路的驚惶和不安！

但是帶點傻勁的我們，卻樂觀地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與其躊躇觀望，畏縮不前；與其眼睜睜地看著珍貴的文學資產一再流失散佚，不如起而立行，積極進行文學史料的搶救與整理。我們踏穩腳步，逐一安排年度進程，老老實實地從明

鄭台灣詩、清領台灣詩總集、別集，一直到日治台灣詩總集、別集、詩社作品集、報章雜誌所收詩作、在台日人漢詩……甚至隱藏在民間尚未被發現的詩人手稿，都儘可能地細做追索，希望讓每個階段蒐羅的詩人及其作品的漏失減到最少！

為了明確分配每位成員的工作內容，掌握團隊



《全臺詩》是第一批出現在國人眼前的台灣古典詩篇，呈現了明鄭時期至咸豐元年以前，渡海來台者或台灣本土文人的心靈圖像。（圖片提供／國家台灣文學館）

的工作進度，我們反覆整理、增補詩人作品清單，除了彙整所有全台詩工作成員私藏的珍貴詩稿外，我們又分別前往國家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台南市立圖書館、台中國立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半線文教基金會、賴和文教基金會、國家台灣文學館……等國內公私立圖書單位，蒐集資料。二〇〇二年夏，更組團前往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福州省立圖書館、泉州市立圖書館、廈大圖書館、廈門市立圖書館、鄭成功紀念館……等典藏台灣古典文學作品的單位，進行為期兩週的學術交流，所得成果相當豐碩。尤其是當年自福建來台任職的清朝文士，如劉家謀、林樹梅、鄭兼才、謝金鑾等人的作品，或乙未內渡的台灣文士：施士洁、林爾嘉、汪春源、丘逢甲的作品，都有進一步的增補。

《全台詩》的編校是台灣學界第一次動員龐大的人力，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詩作蒐集、整理、校勘、編輯工作，其內容之繁複，工作量之驚人，實難言喻。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初步完成清領階段大部分詩作的蒐集與校勘，今年將一方面增補清代詩作的不足，一方面將往日治時期詩人別集的進度前進。

■在二〇〇四年的春天，它嘗試探出頭來

為了不使十年計畫長時間處於沉靜無人聞知的狀況，文建會在去年五月開始要求全台詩小組同時進行第一階段出版的籌備工作，以配合二〇〇四年一月台北國際書展展出。在有限的人力與物力下，進行雙倍的工作，對做事一向謹慎踏實的工作

團隊而言，實是一大負擔。但基於對台灣文學的關心，我們還是樂見沉埋已久的古典詩，能在細密蒐集、精確校勘之後，及早與台灣民眾照面，因此不辭勞苦，全力以赴。

從去年夏天至今年年初，全台詩小組成員幾度密集聚會，確認「編輯凡例」和「編輯格式」。在成大的全台詩「本部」，則每天開小組會議，每週開工作會報。我們設計了提升工作效率的流程表，以嚴密的態度，重新將前三年所累積的詩作，依「作者」為單位，以「時間」為順序，進行編排；並針對原有內容或版本之不足，再度前往各圖書館蒐集增補資料。此次出版的詩作，原則上起自明鄭時期，止於咸豐元年（1661～1881），共收錄作者四百餘人，詩作七十餘萬字。先前已由小組成員分別就所負責的作品進行校對、再經黃哲永總校、助理三校；出版社轉換為電腦檔輸出後，又由工作小組負責一、二校，再由出版社派專人進行三校。定稿前夕，我們又派助理駐進打字行，直接總巡定稿。一有問題立即以電話或傳真傳回「總部」覆查。一直到今年元月初，所有的工作結束，小組成員方才鬆了一口氣。

這次出版的《全台詩》（I），是第一批出現在國人眼前的台灣古典詩篇，呈現了明鄭時期至咸豐元年以前，渡海來台者或台灣本土文人的心靈圖像。它，事實上只如花蕊初綻，以著青嫩的姿影告訴國人：台灣文學的春天將要來到！當你漫步於文學的花園時，千萬不要忽略這小小的、散溢著芳香的花蕊，因為，繁盛的春花緊接著即將漫天蓋地地綻放——咸豐元年以後，將有大量的文人蜂起，大量的